

春秋

三

特別
472
16
41



春秋集傳大全序論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
曰薛士龍謂魯隱初借史珠不
 四所稽考而為史四方諸侯皆有史則周若無外史合
 爾年氏以首春秋者為問尚生名也為史所記春秋魯史
 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汪氏文所傳心之說而發之
 或神以具眾理而幸
 讀是因所具眾理而幸
 或不煙者可心實生或斷而孟氏發明宗旨為
 史而

春秋大



五典即父
友弟慈子
孝五者人
之常性天
使叙之各
五禮即公
侯伯子男
五等之禮
秩之使有
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
卑服也尊
異卑彰尊

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
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記
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
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
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
之空言不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
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
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汪氏曰春秋
天子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
世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

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列國
夫弟叔諸侯大夫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
邦交所以叙朋友之倫書列國
失信所以叙上下之類所以叙尊卑之類書列國
庸禮所以叙分尊卑之類書列國
賙禮所以叙分尊卑之類書列國
實禮所以叙分尊卑之類書列國
軍禮所以叙分尊卑之類書列國
致禮所以叙分尊卑之類書列國
勸禮所以叙分尊卑之類書列國
名宰之類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柳水膺戎狄
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
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
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會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
 衆妾之可借歸止以儲
 別莫納於冢嗣非賜書
 弗克納於冢嗣非賜書
 所謂納於冢嗣非賜書
 之謂納於冢嗣非賜書
 晉悼公納於冢嗣非賜書
 凡類皆所禁本忠則書
 制則盡乎易之變王胡
 官之屬而悉惡會正日
 忽昭先臣也從人下陽
 鄭昭先臣也從人下陽
 權制以公也從人下陽
 易制以公也從人下陽
 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
 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
 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

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
 見諸行事非空言也
 詩考義而得言大若失
 伯克不義而然知若道
 罪乃言左旋矣中人作
 其詩曰鄭棄其師然後
 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
 不臣危國亡師本義乃
 則河廣以歸則微義之
 下楚丘考矣九則微義之
 所由發乎詩之類皆
 虞禪夏后殷周繼此者
 兼帝王受道賢可與則
 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
 則以天故季札來聘不稱
 書策明下為嫡之重也
 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
 也者則以禮故季札來聘
 地者則以禮故季札來聘

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
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
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
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
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王氏曰權然後知權長短以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乎前推在吾人心之權其間無不
當否且善惡之顯然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定此語非
意之始萌幾之未著者人苟用哉文定此語非亦安
能讀之聖人之心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
夫子及此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定科舉法舉人各書
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定科舉法舉人各書
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六年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
官不許未置學官此意耳好經進不以進讀斷國論者
學可攻不倦弟未知此意耳好經進不以進讀斷國論者

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
使夷狄亂筆莫之遏也意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
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
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
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
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
補云王氏曰文定作傳常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微
而高宗信致討秦檜之姦偷安江左一偶君不可勝紀
不取與兵之計內修之與之姦偷安江左一偶君不可勝紀
懷之莫此為甚是以備君臣父子上下稱君父無外
不而計此為甚是以備君臣父子上下稱君父無外
旨而春宗覽之大法實以斯傳為重君父上下稱君父無外
尤進而高宗覽之大法實以斯傳為重君父上下稱君父無外
一王之越二年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遷聞

論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兩匹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
賜田十頃以給其孤竊謂高宗既知嘉獎文定所著
春秋傳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既知嘉獎文定所著
以雪君父之恥得非說而子繹從而不改者歟

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
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
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
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
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土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
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明分○漢董仲舒
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知見之於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諛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
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
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故春秋禮
義之大宗也○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

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

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士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總論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

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

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

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之不得用故考古駁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春秋有重疊言者如

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以四代禮樂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

已絕亂之道也○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春秋謹華夷之辨○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

所以勸善○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樞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

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成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

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墮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

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脩之謂此類耳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先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

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
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
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
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去求聖人之
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春秋大旨其可見者
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
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的
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
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
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
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

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
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春秋只
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
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
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
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
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
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
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
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
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

衰渙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
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
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
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
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
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
解恁地細碎○春秋初時天王尚略有戰伐之屬
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侯抗衡諸侯纔不柰何又
被大夫出來做大夫纔不柰何又被陪臣出來做

三
○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
為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
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
專在於是切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
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
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
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春秋大槩自成襄
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
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
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
是甚說話○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

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

所自致也○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和說暴行有作
孔子懼作春秋說之和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
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
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箠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
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
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惧而孔子獨
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惧而今者
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
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瘥之所在是知非自外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槩以
例觀則畫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

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為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
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
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
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

建安葉氏曰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
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
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與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
非深明乎時中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
宥或功未就而與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
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

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
而無過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
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然獨求
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可堂吳氏曰春秋爲討賊而作也始也聖人懼亂賊
終也亂賊懼聖人然則春秋之義無他亦求之兩
懼之間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惟聖人則稟夫天理之
全故天叙有典唯聖人能叙之天秩有禮唯聖人
能秩之天命有德唯聖人能命之天討有罪唯聖

人能討之孔子雖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實
行天子之事也○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月星辰人倫
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
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
理者莫辨乎春秋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
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
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
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
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盟仲子以爲豫
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豎不

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
妾許稱夫人則亂矣豎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
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
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
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
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王之
與碻碻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
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墻之側
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
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
氏嘗為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

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
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
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證云以下論
元城劉氏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
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
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
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
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
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
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
通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不皆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

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論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

得○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攷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他是恁地不是如此底亦狎從這理上來○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攷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

國史○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叙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象胡說○問公穀傳大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

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

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

則恐聖人不解恁地○二程子未出時便有胡安定
孫泰山石徂徠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
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
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
罪人事在欵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
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某
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
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聖人之心○
問於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
書之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立己意正橫渠所謂
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程

子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
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與後世看
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茅堂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
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
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
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
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
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
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損益轉
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

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
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
明白者沮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程子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
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
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
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
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
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
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
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

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

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以下讀春秋之法或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

春秋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

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

立明否曰傳中無立明字不可考

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

玩味又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唯微辭與旨

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

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
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
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
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看春
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及復涵
泳令胃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看春秋且
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
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
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
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
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

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
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襄公之世
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
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
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
世更沒柰何○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
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之左氏是
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
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
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

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問如載卜妻
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
是季氏專魯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
時特地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
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
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問今欲看春
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
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
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如何會甚事自可見又
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
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為是不合於義

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
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
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
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
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臨川吳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
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
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
山嶽也山嶽徙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
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春秋集傳大全序論畢

春秋集傳大全凡例

- 一紀年依汪克寬纂疏例註甲子於各年行上分註周紀年始終於年上齊晉諸國於年下
- 一經文以胡氏為據而詳註各傳異同增損於下
- 一諸傳以胡氏為主大字錄於經後而左氏公羊穀梁三傳雖有異同難輒去取今載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變始終之要分註經下
- 一程子朱子說并三傳註疏有發明經意者繼三傳後諸儒之說與胡傳合而有相補益者附註胡傳下文異旨同者去之其或意義雖殊而例

理可通則別附于後

一 周及列國易世嗣位齊晉秦楚大夫為政有繫乎王伯夷夏之輕重者依林堯叟例備列于十二公之首以便觀覽

一 胡傳引用本經內前後事證不復重見止云見某傳某公某年其諸經子史者並註本末於傳下

一 凡引先儒之說但順經意編次不以時之先後為序

一 左傳或先經始事或後經終義或經不載而傳載者皆依次序先後附錄各年之內其獲麟後

無係於聖經不錄

一 諸傳與經意不侔者引啖氏趙氏劉氏汪氏李氏諸說附斷于後仍加圈以別之

一 經內地名杜氏張氏汪氏各有註釋然時代沿革不同今依李廉會通例有關經義者存之餘不錄

一 先儒格言別為總論類次冠于經端庶使學者易知要領

一 年表及列國圖說並依胡傳存於卷首以備考訂

一 引用先儒姓氏

左氏 穀梁氏 劉氏 服氏 徐氏 何氏 杜氏 郭氏 楊氏 啖氏 陸氏

向 虞 邈 休 公 凱 象 士 助 淳 佐

出城 晉

公羊氏 董子 賈氏 鄭氏 江氏 許氏 范氏 孔氏 徐氏 趙氏 陳氏

仲舒 達 玄 熙 慎 重 武 彥 伯 岳

漢廣川 唐 順陽

李氏 齊氏 震氏 安定胡氏 劉氏 程子 邵子 常山 蘇氏 尹氏 朱子

全 王川 之 瑛 翼 公 是 清 江 伊 南 河 節 南 夫 綯 質 夫 穎 山 和 靖 晦 庵 新 安

何氏 劉氏 王氏 孫氏 高郵孫氏 張子 襄陵許氏 東坡蘇氏 胡氏 龜山楊氏 沙隨程氏

涪川 核 復 覺 老 橫 渠 大 梁 厚 翰 子 軾 瞻 文 定 公 時 立 可 久

蜀孫氏 杵

黎氏 錫

任氏 公輔

高氏 抑崇

陵陽李氏

東萊呂氏 伯恭

南軒張氏 敬夫

張氏 元德

勉齋黃氏 直卿

信齋楊氏 復

永嘉呂氏 大圭

吳郡朱氏 長文

劉氏 本

鄭氏 漁樵

陳氏 君舉

呂氏 仁中

王氏 彦光

薛氏 季龍

林氏 克叟

九峯蔡氏 仲沈

項氏 安世

輔氏 廣南

正齋

永嘉

梅溪

潛庵

五峯胡氏 宏文 建安 公

丹陽洪氏 慶祖 善

吳興沈氏 文伯

孫氏 炎

宋氏

吳郡李氏 琪 竹湖

可堂吳氏 可翁 迂

臨川吳氏 幼清

新安俞氏 心遠

番陽馬氏 貴與

雙峯饒氏 伯輿

茅堂胡氏 和仲

象山陸氏 子淵

蜀杜氏 諤

李氏 克俞

石氏

家氏 一翁 鉉則堂

新安羅氏 顯良

昂峯趙氏 良鈞

番陽萬氏 孝恭

資中黃氏 楚望

建安葉氏

存齋

思齋

廣漢

三山

樸溪

安公

胡

草廬

竹村

廣信

宏之

魯齋許氏

衡平仲

師氏

汪氏

克寬 新安

廬陵李氏 行簡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孜

翰林院 臣蕭時中

翰林院 臣陳循

翰林院 臣周述

翰林院 臣陳全

翰林院 臣李貞

翰林院 臣陳景著

翰林院 臣余學夔

翰林院 臣劉永清

翰林院 臣黃壽生

翰林院 臣陳用

翰林院 臣陳璉

翰林院 臣王進

翰林院 臣黃約仲

翰林院 臣涂順

翰林院 臣

魯齋許氏

衡平仲

師氏

汪氏

克寬 新安

廬陵李氏 行簡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孜

翰林院 臣蕭時中

翰林院 臣陳循

翰林院 臣周述

翰林院 臣陳全

翰林院 臣李貞

翰林院 臣陳景著

翰林院 臣余學夔

翰林院 臣劉永清

翰林院 臣黃壽生

翰林院 臣陳用

翰林院 臣陳璉

翰林院 臣王進

翰林院 臣黃約仲

翰林院 臣涂順

翰林院 臣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奉	奉	奉	奉
德	德	德	直	直	德	直	直	訓	議
郎	郎	郎	郎	郎	郎	大	大	大	大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禮	夫	夫	夫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北京	禮	兵	禮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行	部	部	部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員	員	郎	郎
						外	外	中	中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周	楊	章	沈	洪	段	黃	吳	童	王
忱	勉	啟	升	順	民	蒙	靜	福	翼

善	濟	蘄	常	泉	迪	脩	文	承	文	承
化	陽		州	州	功	職	林	事	林	德
縣	縣	州	府	府	佐	郎	郎	郎	郎	郎
儒	儒	儒	儒	儒	郎	太	太	大	監	刑
學	學	學	學	學	監	醫	常	理	察	部
教	教	學	教	教	博	院	寺	寺	御	主
諭	諭	正	授	授	士	醫	博	評	史	事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顏	杜	傅	廖	曾	王	趙	黃	王	陳	吾
敬	觀	舟	思	振	復	友	福	選	道	紳
守			敬	振	原	同			潛	

常州府儒學訓導 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 臣留季安

春秋集傳大全凡例畢

春秋諸國興廢說

周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邠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洛陽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

王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王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公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

之西高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管仲為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于成王滅唐剪桐葉為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

唐居古大夏實沈之虛參之分野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為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為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王室賴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三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為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績茂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為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一世廢其君為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鄆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

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
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
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
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
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
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
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
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
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
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
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
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
狩獲麟後二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
幕裔孫闕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
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
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

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為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以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為越勾踐所滅

楚

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

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蘭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

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為俘邑後附楚楚遷之於城父又遷之於白羽又遷之於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訓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

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

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破滅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城陽宮縣是也莒夷君無諡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

茲平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

麟和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邾城是也齊小白霸邾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

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芟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於晉

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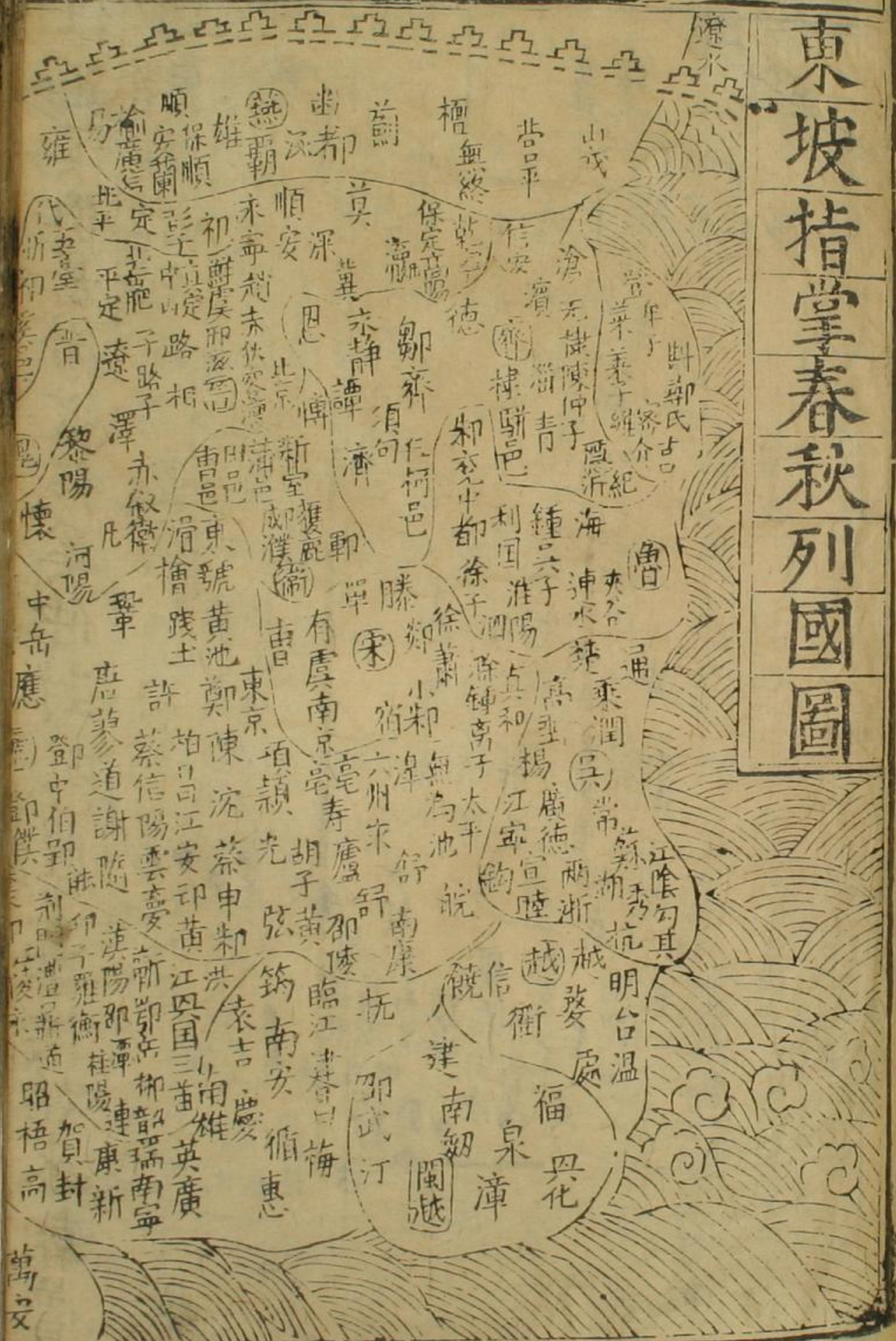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於薛至獻侯始來朝魯
與諸侯盟會

無錫晉煇公甲首息惜頤必聖愚而頌其國

東坡指掌春秋列國圖



春秋列國東坡圖說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隨虞北燕紀巴鄧郟徐蔡和曹許燕杞滕薛小邾息宿郕原舒鳩滑鄭黃羅那魏霍却鄭豳荀賈凡肥肅焦楊夷申密耿麋萊弦頰沈穀譚舒邠白陽陸渾桐却於餘丘須句顯史任葛蕭年鄭極郭虞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



未巳

春秋二十國年表

周	魯	蔡	曹	衛	滕	晉	鄭	齊	秦	楚	宋	杞	陳	吳	邾	莒	薛	許	宋			
平王	隱公	宣公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自桓		
四十年	元年	公二	公三	公十	隱七	侯二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九年	名	息	十八	十五年	三年	年	見	年	入	春	滕	侯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平王	姑	惠	年	入	春	滕	侯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自四	公	長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十九	庚	子	名	考	穆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年	入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父	戴	之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公	子	終	生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鄂	侯	
子	知	之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鮑	長	子	成	鮑	長	子	成	鮑	長	子	成	鮑	長	子	成	鮑	長	子	成	鮑	長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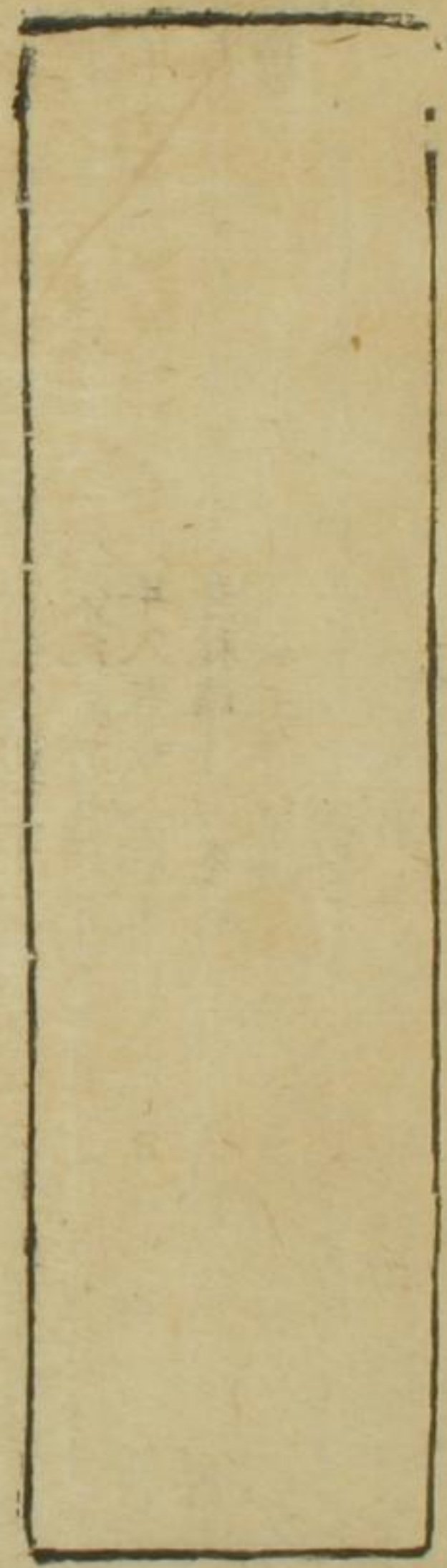
宣公

今猶想見其處今掇取其尤著者附次於後

志云見於經傳者百七十國以夏商時諸侯對尋過

戈承帝之類並列其間美前史誤今以左傳漢書春

秋纂例參定之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	------	------	------	------

立朔公惠衛卒月二十

立朔公惠衛卒月二十

八月卒太子免弟長曰中曰耀曰少曰林曰立曰莊

五月卒昭忽奔衛

[Blank box]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	------	------	------	------	------	------

[Blank box]

正月卒弟厲公捷太子免而自立

[Blank box]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齊立
惠公
黔年
奔周
惠公
復入

三月
文
子
王
能
特

十二月
卒
閏
子
公
捷

十月
卒
宣
許
公

朝
來
來
朝
來
來

甲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莊王
元王
桓王
太子

六月
卒
哀
侯
獻
舞
桓
子
侯

五月
卒
昭
公

十一月
卒
昭
公

齊
殺
子
立

略
公
緘
立
子

十一月
卒
昭
公

許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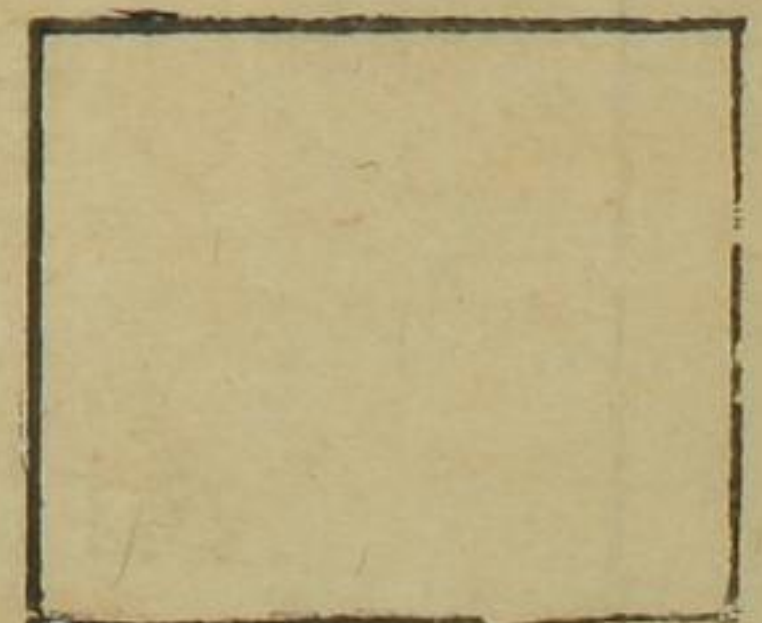
甲

九年六年	九年七年	九年八年	九年九年	九年十年	九年十一年	九年十二年	九年十三年
------	------	------	------	------	-------	-------	-------



十一月
弒桓公
襄公

九月
桓公
御說



甲

九年十四	九年十五	九年十六	九年十七	九年十八	九年十九
------	------	------	------	------	------

同盟武公
于幽武公
侯昭

納公殺
子像

晉子
堵

十二月
卒

盟于
幽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四十五

子甲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七月卒曹共公襄昭子昭公

晉執虞公勝秦穆如

夏卒僖公榮立

來朝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僖公元年名由閔公庶兄

昭公卒班立

狄敗齊申公黑文第衛公廆弟



七年二十
六年十九
五年十八
四年十七
三年十六

十二月
子桓立
昭公
殺
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秦侯
晉侯
歸

甲戌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冬卒
蔡莊
公甲
牛立
子穆侯

卒立
系
卓子
弒惠
公夷
吾立

十二月
卒子
穆公
款立

正月
卒
太子
棄
公
五

申甲

五年二十

五年二十

五年二十

五年二十

五年二十

五年二十

三年二十

二年二十

二年二十

二年二十

二年二十

出楚歸晉
執衛侯
入衛
立子伋

衛侯
歸子

十二月
辛巳
葬公
蘭
立文
公
子

六月
辛巳
葬公
共
立

五月
十一
葬公
孫
立

卒懷
公子
圍
立

四月
卒成
公
鄭
立文
子

育卒
弟昭
立

來朝

甲午

二十三年
五年三十

二十九年
文公

二十二年
公子

二十八年
九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甲辰

二十七年

二十三年

元年

九年

子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八月卒曹文公壽立共公

卒莊子立

昭公來朝

五月卒靈公平國立

來朝

五月卒定公立

十月卒昭我公錫立

八月卒靈公夷立

夏卒康公營立

年十四

年十五

年十六

年十七

年十八

子頃王
公申
立莊

五月三月卒
弒兄共
惠公立
元公子

五月
卒子
會立
弒立
懿公
商昭
即昭
公弟

六月
弒弟
文公
緇立

甲寅
年二年

年
元年公
文子

年
元年
之弟

年

年

九月
弒成
公黑
殿自
立襄
公弟

十月
卒
靈公
夷立
弒
襄公
堅立
靈公
庶弟

正月
卒
和公
立共
子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年



十月卒
立頃公
之

六月
卒成公
倫立

五月
立厲公
蒲立
太子

見復
立

甲戌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十八年

成公
元年
宣

八月
卒定公
成立
子

七月
卒子
共立

三月
卒悼公
費立

八月
卒子
共立

七年十四

八年十三

九年十二

十年

出奔
齊
公
立
之
弟

九年
諸
立
夢
長
子
壽
一
諸
日
過

九月
卒
昭
立
王
子
康

甲午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十一月
卒
簡
公
立
成
子

三月
卒
立
公
子
孝

二月
卒
立
公
子
哀
滿

穆
公
朝
來

甲

四年十五

五年十六

六年十七

七年十八

八年十九

九年二十

十年二十一

十一年二十二

十二年二十三

十三年二十四

十四年二十五

十五年二十六

十一月平公卒
子成公立

十月曹武
滕公立

晋執
宣公
悼公
華立
公黎比

七月卒
公光
立子

二月卒
弟文
公益
姑立

五月景
公欽
白公
莊公
立母

十二月卒
吳餘
祭立
祭餘
二名
戴諸
樊弟

寅甲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四月
絀

五月卒
襄公
惠立
子獻公

二月
絀
術
歸

十一月
絀
子
興立

二月
卒
子
如立

五月
卒
夷
味立
餘祭
弟
餘

八月
卒
悼公
買立

子甲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正月
卒
平
慎立

正月
卒
景
公

十一月
卒
靈王
處立
康弟

正月
卒
平
公

六月
卒
太子
莖
莊公去
穿立

穆公
來朝

春秋左傳卷之...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卒八月
元立
棄公

卒三月
昭立
平公

卒三月

卒二月
昭立
平公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甲戌

蔡侯廬立
隱太子之
子為平

三月卒
公須
立子武

三月卒
公定
立子簡

四月卒
平王
居立
即葬

八月卒
辰典
復立

楚封
王封
陳哀
公太子
子偃
師子
惠公
吳立

春秋左傳卷之...

甲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定公
元年
宋昭
公弟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声公
絺公
隱公
通公
平公
弟

二十二年
隱公
立

四月
獻公
殺平
子襄
立

二十二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十月
卒
克公
野立
弟

七月
卒
頃公
立

九月
卒
昭公
平立
王

六月
卒
定公
立

四月
卒
魯公
名立
光

甲辰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四月 卒 公 勝 立 子 獻

卒 子 差 立

秋 卒 公 惠 立 子 之 於

春 卒 公 惠 立 子 之 於

陰 肅 公 立 子 露

三月 卒 伯 錫 立 子 請

五月 卒 公 惠 立 子 之 於

七月 卒 子 越 立 公 越

鄭 以 滅 公 元 立

庚申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哀公

二月 弑成侯 立昭侯 子

九月 卒安孺子 茶 弑悼公 生立景

四月 卒出輒 靈公立 太子 崩 子 贖

十二月 卒閔 子 公 立 維

七月 卒子 惠 公 立 章

魯 邾 執 子 執 邾 益

邾 歸

八月 卒隱 公 盧 母 弟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春秋二十國年表終

三月卒簡公

奔來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一

會魁金壇虞大復校

隱公一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年謚法不尸

隱公攝主國事在位十一年謚法不尸繼室以穀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

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

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東遷而政教廢

天下也

多春秋時詩也

子乘舟鵝之奔奔

詩之方中鵝之奔奔

山以風將仲子

公時以高生

亡然後春秋作何也

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

無復反又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

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

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申生太子宜臼後變衰姒生伯服褒姒不好

笑幽王為舉烽火後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

舉烽火申兵不廢宜臼殺王驪山與大戎攻王

去諸侯乃即申侯立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而

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

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

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

汪氏曰據詩晉侯擇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

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

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

中心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憂之，此何人哉

葛黃在河之許終
遠兄弟謂他人父
謂他人父亦莫我
謂他人父亦莫我

直廷反後凡朝也書文侯之命汝多修扞視
爾師寧爾一邦自用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
猶有請也臣汪氏曰春秋五等諸侯死而加謚
本爵如蔡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
桓侯之類九族葛藟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
治去棄其九族葛藟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
刺道衰棄其九族葛藟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
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薪蒲楚之譏小序揚之弟
王也一章曰楊其民而遠屯戍於其家周人怨思
馬一與我中章曰楊其民而遠屯戍於其家周人怨思
不與我中章曰楊其民而遠屯戍於其家周人怨思
之王法必誅不赦朱子傳申侯與犬戎其子與
戴天之讐也今平王之賊而母平王與臣庶不共
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知怨至使

九疇之法五行
八政五紀皇極
三德稽疑庶徵
五福六極

復讐討賊之師及為報施酬恩之率則其
親逆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王之制其
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王之制其
逐令於天無賦以保其室而巳今平王之不能行
威為諸侯守故以保其室而巳今平王之不能行
遠為諸侯守故以保其室而巳今平王之不能行
而怨思焉則其衰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其
見矣嗚呼詩亡也然後春至其晚年失道滋甚
乃以天主之尊下謂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
九法數人望絕矣汪氏曰天子之尊下綱列
妃妾既紊則夫木能為妻綱則君不能為父綱
不慈為子綱則夫木能為妻綱則君不能為父綱
友加恩冠是知矣永嘉倫攸序而九疇治而
衰大亂皆敗壞矣永嘉倫攸序而九疇治而
之周今至於四十九年而不可自立則亦無
可笑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

母適家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
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貶人罷妾是
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
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遷周室微弱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列黍
離於國風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於時則接于
隱公故因茲託始而修春秋明黜陟勸戒
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修和正信不易之
執非他通典也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
後周室微諸侯強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
考令無所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
樂絀君伐父攘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
蕩然不禁天下之政中莫能與諸藩分矣
建隱而死暗歷不復作天無復有王矣故
詩至泰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始
作自隱公始也○汪氏曰文定言春秋始於

平王遠宗孟氏近本程子其說為有據依
諸儒正大之論悉與之合或謂葛之敗春秋
始於平王而始於桓王且謂儒葛之敗春秋
所以始若是則春秋當始於桓公而不始於
隱公矣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
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
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
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 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
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
封弟段于京三十二年武公莊公莊元
年克段于鄆入春秋
齊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
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
年入春秋

宋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那封微子啟于

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

春秋魯隱公三年穆

公卒弟瑒公與夷立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

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

晉始亂分為二

翼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

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侯奔隨

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

哀侯隱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

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

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

晉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

曲沃莊伯卒子稱代

立是為曲沃武公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

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

吁弒桓公自立冬

弒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

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

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

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

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

吁弒桓公自立冬

弒州吁宣公晉立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

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 始受封傳世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 七年見滕

陳 媯姓侯爵舜之後自 胡公始受封傳

杞 姁姓侯爵夏禹之後 自東樓公始受封

郕 任姓侯爵又稱子餘 詳見僖公元年

薛 公三十一爵至魯隱 公十一年見來朝

四年見葬薛獻公

莒 已姓子爵至魯文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 父入春秋後為

許 姜姓太岳之後至 魯隱公十一年見

新 許即魯僖公四年 許男

小邾 曹姓顯項之後魯 莊公五年書邾黎

齊 桓公尊王室命為 諸侯

楚 姬姓子爵自熊繹 始受封八世至熊 渠

立其長子康為句 亶王中子紅為鄂 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

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眇

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謂春秋

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也殷有蜚廉周有

嬴姓伯爵顯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

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

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建

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元年又六

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

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

始見春秋

吳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

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

越

而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魯

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

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

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

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檣李

周平王四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

侯邾二年曲沃莊伯鮮

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

十二年曹桓公終

二十二年武公終

未巳

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

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

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

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

用也朱子曰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

形之始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

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

調元者宰相之事胡氏曰人君先正其心臣知格君

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朱子曰

國定此調元之效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朱子曰

失非程子曰天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與傳曰

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平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

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董子曰春秋謂一

物之所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首者

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於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莫不壹於正矣胡氏曰人君先正其心臣知格君

福之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氣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

至而王道終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

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

而不作者也五季胡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混於

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正朔便是一統之

無自亦不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

可以釋惟王者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

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前此虞夏

長春火六全

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
 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
 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宋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
 所謂十一月一月十二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即改是月今矣但天時未獲也蓋非西戎之月則春秋未見夫
 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
 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高秦二事為證以彼
 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此則高秦二事為證以彼
 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恐未足為證以彼
 欲以十月之霜在之異證於此則恐未足為證以彼
 則蓋又霜在之異證於此則恐未足為證以彼
 不傳無異矣又何必然書八月則後為異哉魯史
 明且審也又曰知其然春若不說夫子夏時冠月以
 周正紀事謂如公文定春若不說夫子夏時冠月以
 改作春正月某位依舊是十一月禮有正月孔子
 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某位依舊是十一月禮有正月孔子

時只是為他順欲改從建寅寅如孟子說七月
 與梁成這分明是九月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
 月時寒自過時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
 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人自發以殷水裏過廬陵李氏
 曰按前漢律曆志周辛卯朔初發以殷水裏過廬陵李氏
 二月後三日得孟津辛卯朔初發以殷水裏過廬陵李氏
 庚申二月朔孟津辛卯朔初發以殷水裏過廬陵李氏
 誓日而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
 改寅月而為夏命以謂之可堂吳氏曰夏承商之日即
 一寅月而為夏命以謂之可堂吳氏曰夏承商之日即
 未嘗改商月為夏命以謂之可堂吳氏曰夏承商之日即
 又改時以齊其年辰旁死魄有三年不特改月而
 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有三年不特改月而
 即正月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有三年不特改月而
 冬正一月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有三年不特改月而
 本疑魯史名以孔子春秋改作春也元書曰朱子云某不謂魯史
 竊疑魯史名以孔子春秋改作春也元書曰朱子云某不謂魯史
 已改又引孟獻子言也禮記元季夏六月正以事於禘禮而
 周公又引孟獻子言也禮記元季夏六月正以事於禘禮而

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為
 季夏矣前漢書律曆志武王伐紂是歲在周二月
 卯朔辰在斗星在周二月巳午渡孟津明曰在折
 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巳午渡孟津明曰在折
 武王伐紂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巳午渡孟津明曰
 宿無一在斗星在周二月巳午渡孟津明曰在折
 漢陳冠傳謂周以泰誓之春即商改以丑月為明
 以曆以建春自移春而非王所改亦時也孔氏正
 世之論有主建寅而合未改月者謂周雖改春秋
 異及日食交限則不序皆魯周更然夫數而書災
 猶存告朔之饋羊則魯實承周之正朔春秋未嘗
 後世或稱謂周以子謂之春實承周之正朔春秋未
 正之月每又謂周以子謂之春實承周之正朔春秋
 與此以兩月載先儒以此為前年春如以寅月為
 記此以兩月載先儒以此為前年春如以寅月為
 俟來哲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
 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何氏曰統者總繫之辭於

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
 不一繫於正月一木皆周也命未改之孫氏曰欲
 室必正其本所以終始必正其本既始元日始正
 者必正其本所以終始必正其本既始元日始正
 後以本也中月之法從而正始也其本既始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賞之東萊呂氏曰堯授
 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而正授之東萊呂氏曰
 與典謨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正授之東萊呂氏
 月不冠以帝天法皆知有天下皆以王之正朔未
 秋大綱已而人欲肆大法理明苟復加夏之正朔
 不道隱至衰二王百歲十字出諸正月之亂昏或
 王息無非行自道發至歲窮三予之亂昏或夫不
 食道隱至衰二王百歲十字出諸正月之亂昏或夫
 人雖終日不離道夫之內若夫不察行不筆之於
 王雖終日不離道夫之內若夫不察行不筆之於
 哉廬陵李氏曰無事者十有春一自桓九年始書
 元始書夏四月無事者十有春一自桓九年始書

治也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特別於隱莊閔
 僖而得內位也顯承魯爾非春秋與其在書命
 王尼無之乃有父所不命而討平以假明王之
 仲侯九不敬法矣唐自皆中葉之後若鎮有之不
 諸侯遇憲宗裴度唐自皆中葉之後若鎮有之不
 必施九不敬法矣唐自皆中葉之後若鎮有之不
 自氏曰者遇憲宗裴度唐自皆中葉之後若鎮有之不
 張氏曰者遇憲宗裴度唐自皆中葉之後若鎮有之不
 有是國而治民也其國必受正命而守宗廟之
 不然守天子之土也其國必受正命而守宗廟之
 所不居於先君之土也其國必受正命而守宗廟之
 先君之罪隱公難顯言皆無之是春秋假魯史以
 於明堂此即天子之禮也雖康王為君則朝諸侯
 同諸侯有天子之禮也雖康王為君則朝諸侯
 若此故春秋於諸公之繼繼以書即位也然莊
 僖不書即位而書即位也然莊
 傷不書即位而書即位也然莊
 繼不書即位而書即位也然莊
 况先君不終身其道終而嗣子之復也此臣即位
 况先君不終身其道終而嗣子之復也此臣即位

不書即位所以三傳考之皆謂也然隱非繼繼而志則不書即位
 何也蓋以聽冢宰而稱公也蓋以聽冢宰而稱公也
 者已矣必踐其則次也則仲子非氏之禍隱公實為
 總乎之志則次也則仲子非氏之禍隱公實為
 事桓之志則次也則仲子非氏之禍隱公實為
 而九女也則次也則仲子非氏之禍隱公實為
 娶之禮也則次也則仲子非氏之禍隱公實為
 隱何為而不用是言也則仲子非氏之禍隱公實為
 也隱何為而不用是言也則仲子非氏之禍隱公實為
 ○也隱何為而不用是言也則仲子非氏之禍隱公實為
 梁以隱齊黃氏曰隱桓之遠矣然公故為羊左氏以
 義以隱齊黃氏曰隱桓之遠矣然公故為羊左氏以
 子以隱齊黃氏曰隱桓之遠矣然公故為羊左氏以
 不得為當惟穀仲以實之惠公不為元妃公羊左氏
 不得為當惟穀仲以實之惠公不為元妃公羊左氏
 則信和乃為正論乎此而惠公仲子為大夫齊桓公
 肯立隱必為世論乎此而惠公仲子為大夫齊桓公
 立之非惠公之意也非惠公之意也非惠公之意也
 為得之非惠公之意也非惠公之意也非惠公之意也
 自決其正也若隱者非惠公之意也非惠公之意也
 自決其正也若隱者非惠公之意也非惠公之意也

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
稱公而私其不請於天者亦稱公而私其自
皆從周之文而不繫蓋亦稱公而私其自
其書法亦謹矣不取此內者則然特稱王
無有而春秋蓋取之也據此則仲尼之禮
人必為臣是謂以蓋取之也據此則仲尼
曰凡會盟正終者乃為傳春秋之法易我
首從而殺而善惡之內為主書及外為主
道以故書公之知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
及以君未得列於諸侯必取於名儀父
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必取於名儀父
氏以儀父為名且謂字必取於名儀父
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闢克皆以子儀父
為字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
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

弟例稱字注氏曰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
諸侯之兄弟注氏曰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
蔡叔蔡季紀季之類是也注氏曰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
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
而書名注氏曰秦鍼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
人子突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注氏曰
秋王朝公卿與外諸侯則稱爵王朝大夫與諸侯
大夫稱字命于天子者及中國之附庸諸侯與
則稱字命于天子者及中國之附庸諸侯與
附庸諸侯兄弟以屬通者則稱名大夫與小國之
大夫則稱人胡氏曰春秋大夫稱名非王命為正
姓氏不登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
刑牲飲血要質與劇鬼神注氏曰盟者殺牲飲血
神加殃如珠也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
牲左耳盛以此珠也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
成乃飲血讀書鄭氏曰盟辭書于策讀其書以告

神坎其性加書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
於上而相以怨之不得而汲汲欲焉
曰諸侯盟之意惡之故隱公之私也
實隱公欲之意惡之故隱公之私也
有汲汲之意惡之故隱公之私也
自見高氏曰盟之隱不自謂為桓而
與外懼屬國曰盟之隱不自謂為桓而
也東萊曰盟之隱不自謂為桓而
聖人交焉非信不足以此而春盟者
月正於魯頌首望維新之端政意者
大正於魯頌首望維新之端政意者
隳其志既狹其示汲汲然結好者
先務無若既狹其示汲汲然結好者
不擅與也若既狹其示汲汲然結好者
下移與也若既狹其示汲汲然結好者
釋此不圖而專決而能基禍也
難未遠不安得於盟體之姦雄安言
人君正始之兆大義也伊尹有言曰
不終於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和
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初何為乎春秋結信於魯故曰穀梁
七年伐之盟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而為之盟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諸侯自相為盟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以復于虜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濟虜復于虜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盟于虜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國君繼世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豈無他事而之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書之示非所宜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者亦不相下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諸侯亦不相下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王耳亦不相下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為春秋之終隱公一國而求好二桓取地而

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初何為乎春秋結信於魯故曰穀梁
七年伐之盟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而為之盟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諸侯自相為盟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以復于虜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濟虜復于虜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盟于虜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國君繼世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豈無他事而之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書之示非所宜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者亦不相下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諸侯亦不相下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王耳亦不相下也然則晉文下而為之
為春秋之終隱公一國而求好二桓取地而
言

皆魯人汲汲非和之意也後七年隱公與氏曰和之
師哀公有入和之役盟豈足信哉廬陵李氏曰魯
和之盟五茂雄猶出於公侵祥拔句釋皆出於大
夫此世也
附錄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
城即不書非公命也帥師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
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
制不處大邑也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
制也君將參國之曰中姜氏欲之九之害也今王
不之有將不堪為公曰姜氏欲之九之害也今王
既除而况不君如早為之乎公曰無使滋蔓蔓難
待不可除也况不君如早為之乎公曰無使滋蔓蔓
不之有將不堪為公曰姜氏欲之九之害也今王

也當之克之也外公何穎矣之既也故奔京故睨已除堪
在國如大謂愛其入患考未食而遂曰共叛之厚邑之
內也勿鄭乎其樂而焉叔嘗食悔寘克書大公將至無
雖其與伯公母也賦若曰君舍之姜稱鄭鄭段其大廩
當地而之羊施洩大闕敢之肉穎氏鄭伯伯段期叔完
國何已惡傳及莊遂之及何謂以之為穎而教也謂之
不地國段曷之公為中其樂而相語之曰爾有母皆獻
也也若何鄭殺伯伯之也殺之錫爾考賦然公對曰
不當人鄭伯伯之也殺之錫爾考賦然公對曰獨之
國殺伯伯之也殺之錫爾考賦然公對曰獨之君無
雖無之也殺之錫爾考賦然公對曰獨之君無食賜
在外何以不地也
亦不以不地也
不地也
穀內弟殺之是孝之

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焚
視其弟如戎狄而命之克蓋非謂之克則不可言弟亦非
謂之弟則不可言言克蓋非謂之克則不可言弟亦非
固不克而人並也于鄆操之為已蹙矣夫語端語已
並同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
罪也而莊公特不勝音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
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
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
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曰汪氏
詩小序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又曰叔處
于京縉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今按詩
序先儒借其辭以明而文定引之者蓋斷之今按詩
章取義借其辭以明而文定引之者蓋斷之今按詩
軋已為後患也曰勢相傾也故授之大邑而不

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
國人不敵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
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
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
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藏
必正之以義使無不格姦厚之怨思或不中弟亦
莊公之於叔段授無念大鞠于哀之而懷其母偏愛
欲奪已之位其根居京之邑而制之使失道
以至於亂而居於未發之先時可制而制如道
鳥將擊而露形於後以寇讐之法討之惡以力勝為事
其逆為期至於伐京伐駟之日雖段之死於兵非
所以誅為不恤矣經不於言乃弟固罪其不弟然莊
無復天之倫不才念故書曰其段實欲其惡待莊公
形於筆削之間矣舉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汪氏曰謂春秋以天
 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氏
 曰稱天王表無二尊臨川吳氏曰禮云臣之所天
 者君也周王為眾侯國之君以宰為士或引小宰
 冢宰稱宰汪氏曰說公羊者以宰為士或引小宰
 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
 為蓋然然獨於小宰而書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
 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宰伯糾豈可亦以宰為氏乎引劉
 此見左傳之重宰者專稱孔使中士所當冒最得經
 意且書其名則論者亦疑為士與氏矣周曰者名
 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
 書人汪氏曰王公卿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
 邑繫爵故桓四年傳曰王公卿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
 季仍叔士桓四年傳曰王公卿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
 八是也子突救衛侯稱字夏石尚下士如會兆稱王
 王子虎盟程泉貶稱字夏石尚下士如會兆稱王

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
 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韋氏曰天子而
 也汪氏曰在禮君不撫僕妾以其賤也外臣天主
 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
 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
 專掌其事周禮太宰建邦六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
 妾是壞音怪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
 故特貶而書名以見音宰之非宰也冢宰胡氏曰
 臣建典禮操賞刑至公不黨以共天位代天王治
 天職也宰恒黜而書名者來賜仲子恃典禮也宰
 糾黜而書名者來聘桓公素賞刑也陳氏曰有公卿者
 如此訓後世人臣不可失天職也陳氏曰有公卿者
 母者矣必宰自為使而後失天職也陳氏曰有公卿者
 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恒所以責也責宰

仲子為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
及公羊皆以為兼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
成風公尊崇成風因之說而以為最精至穀梁又子僖公仲子
為惠公之母矣公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子僖公仲子

附錄 故不書八月紀人伐夷亦不書
左傳八月紀人伐夷亦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
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
內之微者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
也卑者之盟不曰宿曰桓始宋也程子曰魯志也宋人外卑者
人皆非卿也高氏曰宿桓始宋也程子曰魯志也宋人外卑者
廬陵李氏曰魯宋之交始宋也程子曰魯志也宋人外卑者
與宿馬氏曰魯宋之交始宋也程子曰魯志也宋人外卑者
與宿馬氏曰魯宋之交始宋也程子曰魯志也宋人外卑者

受圍必不能供也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宋方
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禮宋亦以宋地者不嫌也宋方
之罪也若穀以宿為邑名又非矣微者盟會不志
于春秋王鄭曰魯盟于宿經不書此其志者宿國
之君也陳氏曰魯盟于宿經不書此其志者宿國
離立母姓參焉故春秋始廬陵李氏曰禮記曰難坐
人盟非為離盟所善然高子服推以定尊世子以服江
曰盟非為離盟所善然高子服推以定尊世子以服江
黃以致楚召陵修禮以備天子之楚首止尊世子以服江
大倫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
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
掌盟載之法詛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
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於國有疑會同則盟凡
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盟詛之明神注載盟辭也
為辭而載之於策詛信王取其血合諸侯之則以盟珠槃
信用而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合諸侯之則以盟珠槃
王敷注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合諸侯之則以盟珠槃

鄧曹齊刑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
受圍必不能供也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宋方
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禮宋亦以宋地者不嫌也宋方
之罪也若穀以宿為邑名又非矣微者盟會不志
于春秋王鄭曰魯盟于宿經不書此其志者宿國
之君也陳氏曰魯盟于宿經不書此其志者宿國
離立母姓參焉故春秋始廬陵李氏曰禮記曰難坐
人盟非為離盟所善然高子服推以定尊世子以服江
曰盟非為離盟所善然高子服推以定尊世子以服江
黃以致楚召陵修禮以備天子之楚首止尊世子以服江
大倫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
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
掌盟載之法詛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
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於國有疑會同則盟凡
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盟詛之明神注載盟辭也
為辭而載之於策詛信王取其血合諸侯之則以盟珠槃
信用而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合諸侯之則以盟珠槃
王敷注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合諸侯之則以盟珠槃

以盛斗耳尸盟者執之王敦敦血王器我右會同
 史之凡邦國都鄙及萬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
 氏詩之何人斯刺其血以詛盟也注三夫盟以結信出
 斯物大承雞刺其血以詛盟也注三夫盟以結信出
 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
 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
 之而不克也張氏曰司盟之設爾待聖人蓋為諸侯之
 立法常閑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春秋之
 時會而軟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
 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
 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注七年氏曰尋成也
 宋伐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刑牲而盟者
 壞

於神明者也王綱不則諸侯恣而仇克行故干戈
 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行而仇克行故干戈
 奉則諸侯莫敢相害春秋盟以資君立則信著而
 天下無息焉問胡氏傳春秋盟以資君立則信著而
 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處王政不信
 盟之能守與否而衰之乎今民泯信而民竟非
 事子非以化俗以漸之意采盟曰不奉施信而民竟非
 君去盟之所為故曰君之意采盟曰不奉施信而民竟非
 非去盟之所為故曰君之意采盟曰不奉施信而民竟非
 而及不書君大夫者有傳高之盟而晉處及荀內之
 者及不書君大夫者有傳高之盟而晉處及荀內之
 之來聘而盟皆女栗為不與之盟而晉處及荀內之
 凡盟不日則皆指公而示取則宿亦者趙毅梁庚之
 切疑宿不日則皆指公而示取則宿亦者趙毅梁庚之
 苟謂諱公則夫不書及內卿則是以公同諱乎內亦
 盟天之子公則夫不書及內卿則是以公同諱乎內亦
 者蓋之乎苟謂微者盟不日則是以公同諱乎內亦
 十九陵卑馳皆所見之世公與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
 况

附錄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亦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不書
改葬孫衛侯未會葬不見宋公亦不書○鄭故有闕是不書
公孫衛侯未會葬不見宋公亦不書○鄭故有闕是不書
師請往師伐衛南鄙行請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
不書命也非公命也
祭側界反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王臣私交之始左傳非王命也公羊傳祭伯者何
天子無外言也則何以不稱使奔也穀梁傳祭伯者何
其弗謂朝何也齊則內有外之辭也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諸侯不其何也齊則內有外之辭也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束修之內不其何也齊則內有外之辭也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伯畿內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朝聘之義與之朝聘之義
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朝聘之義與之朝聘之義
祭伯為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朝聘之義與之朝聘之義
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義

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執豈有內外之限其相
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
謂鄰國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
曰祭畿內諸侯為王卿士曰祭畿內諸侯為王卿士
天子祭畿內諸侯為王卿士曰祭畿內諸侯為王卿士
朝也劉氏曰朝有爵也祭伯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
出使與侯國必朝而不可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
以見周室之法居所以深然故特去其朝事比之夷
之防也東萊呂氏曰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事比之夷
畿內諸侯也中來書來曰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存內
周卿士親見而書來曰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存內
為之比於親見而書來曰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存內
悠之行召伯勞之召伯勞之召伯勞之召伯勞之召伯勞之
上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此抑何裝耶召伯出而春與
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此抑何裝耶召伯出而春與

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人臣義無私
豈有憎愛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耳人臣義無私
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者無外交不取特姓為人臣
子古之問不出夫東所以然者杜明黨之原為後世事
脩之問不出夫東所以然者杜明黨之原為後世事
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籍
外權如繆繆留之語韓宣惠者王兩用公仲公叔
黨繆留曰多力者內樹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
者前漢書嚴勳傳武帝後淮南王來朝助還又諭淮南
私論議及淮南與諸侯交私助張湯曰倚強藩為
援以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唐書盧攜傳
諸道高駢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唐書盧攜傳
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入潼關携仰藥死崔胤

之於宣武雷書崔胤亂傳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陵費亂晏為相素厚全忠委心結復相而陸求
援全忠表言亂有功不且處外故復相而陸求
亂專中外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係其
愛憎中外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係其
權亂專中外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係其
行誦平李昌符以爲鳳翔節度楊復恭楊守亮反
朝廷以杜讓能兵討之既破賊節度功驕橫上表
緯為相陰結卻岐為太尉出兵討行瑜發一貞時
與一鎮約和季克用討行瑜昭緯乃昭讓能一貞時
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
私自植其黨之患哉矣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
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
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以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

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
有朝聘之禮公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
蕭叔獨書朝公者以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
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稱大也婦人按例不可與
事也○公曰義曰春使奔也祭伯來朝其
無祭言○公曰義曰春使奔也祭伯來朝其
公注穀叔梁氏於祭公則曰春使奔也祭伯來朝其
祭名公羊疏遂以公為祭伯為祭公則曰春使奔也祭伯來朝其
祭所之豈非伯者存于爵伯為祭公則曰春使奔也祭伯來朝其
祭之大夫乎姑存于爵伯為祭公則曰春使奔也祭伯來朝其

公子益師卒

左傳眾父卒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曰公羊傳何以不
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殺梁傅大
夫日卒正也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殺梁傅大
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
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
得命官故獨稱公子以公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
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治國不日因舊史

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能益也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
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
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命於天子

二命也東周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次國二卿
其官所以正法也張氏曰東遷以來天子命故皆制
請於王不以其強至命者亦不守列國三命再命之制如
至如命六而強至命者亦不守列國三命再命之制如
王如命六而強至命者亦不守列國三命再命之制如
此春秋會以散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
命官者或有司馬之司城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之制
書而批外一切削之也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
臣之意安定胡氏曰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也君
葬必厚其送終之思此春秋書大夫卒而畧外趙

大夫是別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疆遠矣而
 書曰則非遠也汪氏曰亦近而曰叔孫得臣穀梁以為惡然
 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汪氏曰叔孫仲般意如逐昭公而書曰則
 非惡也汪氏曰公孫敖仲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欵
 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
 在外不與小欵明矣而書曰左氏之說亦非也汪氏
 曰公孫嬰齊卒于小欵亦書曰卒而其見恩數之有
 公在乾侯皆不與小欵亦書曰卒而其見恩數之有
 厚薄歟獨問杜注春秋不欵亦書曰卒而
 書大夫卒隱公三十惟益師無發俠得不書臣則得臣仲遂知
 與仲遂同如齊歸而子赤見仲何氏謂得臣仲遂有
 逆謀蔽賊而不言則得臣乃見仲何氏謂得臣仲遂有
 倪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五年外意如在內又安得

厚之乎且自公子疆公牙後無有不日有
 四益人恐此義為不正第堂胡氏曰
 能卒宜詳而禮之不日者以公得臣一不能為有無故
 日疑其書若君之意如之厚薄也得臣一不能為有無故
 則欲掩其書若君之意如之厚薄也得臣一不能為有無故
 謂然文公而二上似一傳公氏曰或曰一則喜其卒二
 公而然文公而二上似一傳公氏曰或曰一則喜其卒二
 而日數近則程子謂因舊史二百有七年數同
 見經者四倍則程子謂因舊史二百有七年數同
 父歸父仇如十有七卒者三出奔公不書卒也
 何思州仇如十有七卒者三出奔公不書卒也
 仗隱公彭生不發襄仲之謀後餘六人子文公定以
 不卒位且正夫不發襄仲之謀後餘六人子文公定以
 其溺似書法無異結書族未必娶非大至文伯書字無
 目齊八未嘗歟况莊元年或父至文伯書字無
 樂暨同稱樂伯也竊疑一人或父至文伯書字無
 舊文耳東萊呂氏曰具萬理於一卒或不卒亦因史筆

為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
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見其命之重馬氏見天職之
公焉不見君臣之義與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
有朝不坐大宴不與春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
子雖有爵大夫無也春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
以夫之卒益師也春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
罪於此可以親視天職為公私職故特以王命之
民非自外至不可見天職為公私職故特以王命之
痛之而不敢遺於此其可以大虧折腹必心慘傷隱
書之終也而正而歸死乎一其不聖筆而森嚴肅厲
乎其不全而正而歸死乎一其不聖筆而森嚴肅厲
練於此可以勝死乎一其不聖筆而森嚴肅厲
之蓋有心於日之潰即君臣之是獨何求方且曰
一量發夫不於日之潰即君臣之是獨何求方且曰
分即夫不於日之潰即君臣之是獨何求方且曰
一克段即夫不於日之潰即君臣之是獨何求方且曰

庚申 平王五年 二年 齊僖二十 晉鄂三 衛桓十四
曹桓三十六 陳桓二十二 楚武二十
宋穆八 秦文四十五 杞武二十三

春

范氏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
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奉時承天而統正
萬國之義然春秋則記事而有例時若事在時則
而國之義然春秋則記事而有例時若事在時則
而下屬於月繼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
也他皆放此惟桓有月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
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
請盟公辭數染會者外為主馬爾知者憲義者行
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程子

曰周室既衰... 義也... 戎狄舉號外之也... 戎狄不書爵號君臣

子與天地參者也... 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 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也... 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

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汪氏曰聖人之道理

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漢

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 宣

帝紀匈奴呼韓和單于來朝詔有司議其儀蕭望

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

禍不可長也... 晉書江統傳於關中武帝使武都

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

六外一入無駭不氏未賜族也
 氏稱大司空無駭不氏未賜族也
 曰其內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也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紀實也
 者大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紀實也
 內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卒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人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之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罪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蓋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駭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極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聖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既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察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者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人而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中以大夫之紀實乎何以紀實也

五言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
 不臣也無大小用隱桓之際國擅興而征討不加焉
 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師徒入人國邑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皆王法所當誅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意江氏曰直書義自見矣
 曰文則史義則竊取之蓋聖人筆削魯史之大旨故
 取其初大夫猶稱世法直書其聖人筆削魯史之大旨故
 見世初大夫猶稱世法直書其聖人筆削魯史之大旨故
 書師者盛也皆內書大夫宣公以後十大夫公以前
 又按師定哀之問尤數邑然不書伐我則莒之非二
 據後書公伐莒取鄆則向之無取而莒之非二
 傳以爲公伐莒取鄆則向之無取而莒之非二
 國也○趙氏曰然公穀皆云無取而莒之非二
 亦不實○同則當直書云無取而莒之非二
 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爲未賜族李氏曰無取而莒之非二

滅穀梁則以為疑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為無據矣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所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所言者歸入之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盟戎狄之始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非義也杜氏曰唐魯地

按費秘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汪氏曰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夷戎並為患而戎尤甚也漢孔氏曰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

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汪氏曰秋秦成三年秋鄭夷狄猶夏則膺之是膺膺擊也昭十二年秋晉

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較血以約盟非義矣汪氏曰

合宜之謂義先君征戎而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汪氏曰

繫之與之歟盟可謂宜乎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汪氏曰

於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汪氏曰

者謹之也汪氏曰隱公二年及戎盟不書日後世

乃有結戎狄以詐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汪氏曰

匈奴汪氏曰前漢書高帝八年取家人子名公主以

公主嫁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害如肅宗

之於回紇通鑑至德元載安祿山陷長安上欲借

兵於外夷以張軍勢遣使回紇以請兵

乾元初上以寧國公主下嫁是後信戎狄以與盟
 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通鑑貞元三
 所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
 為之請於朝渾瑊為會盟使使將東西城等皆不
 伐鼓三聲大譟而唐將卒皆東西走虜縱兵追擊
 或殺或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
 遠矣張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示謂神之誣尤不
 此性同類為之尚以相示謂神之誣尤不與約者
 有間隙惟利是視則長亂戎狄而責大信必肆其
 狼之暴為中國之禍深矣春秋失道而盟不特其
 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盟不特
 革也高氏曰書及戎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盟不特
 也諸夏所視者乃所倡外也春秋會戎盟國夷狄
 君為特會又為特盟春秋者一也春秋會戎盟國夷
 既及戎盟是謂非盟春秋者一也春秋會戎盟國夷
 公及戎盟是謂非盟春秋者一也春秋會戎盟國夷

一及字要當隨事而
 觀以求春秋之意
 繪音須復繪左作裂繡

九月紀復繪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傳不稱使君禮不稱主紀復繪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以不稱使君禮不稱主紀復繪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宋公使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何則何辭窮也九師友何
 者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譏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母不也外逆女則不書此何以前此矣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親迎也始不親迎為託於此乎爾前此矣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乎此託馬爾曷為託於此乎爾前此矣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或稱女始馬爾曷為託於此乎爾前此矣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入國稱夫或稱婦或稱女始馬爾曷為託於此乎爾前此矣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曰其來交梁人逆女何夫內女也其言歸何也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反曰來歸從子婦人者故君子進之大夫其言歸何也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夫死從長子婦人者故君子進之大夫其言歸何也何則爾譏始不母窮
 其如專行不辭何也曰非行必有家制也於婦人既嫁于制於夫
 志之也其行不辭何也曰非行必有家制也於婦人既嫁于制於夫
 曰非命也其行不辭何也曰非行必有家制也於婦人既嫁于制於夫

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
迎親書歸而於其館以逆婦者御授之禮卿大夫委
宗廟社稷者孫稱文王親書逆婦者御授之禮卿大夫委
而公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逆夫且人國之重事
使卿逆亦不越國親迎和所謂親逆者可逆夫且人國之重事
楚渭亦可迎不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
於亦不迎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
泥於親迎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
未為君也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汪氏曰詩
無逸文王享國五十年注四十七即位大戴禮
文王三十歲生伯邑考十五歲生武王則其要大

子時也世韓侯娶妻蹶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
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
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啗歸贈以譏亂法書
履綸逆女以志變常王氏曰諸侯親迎乃常禮爾
其始於齊侯實事之非紀始也逆則變常矣故特志
見葬於齊侯實事之非紀始也逆則變常矣故特志
闕眾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張氏曰九諸逆女
者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昏所以養
廢也書逆者皆記禮之失伯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
故也書逆者皆記禮之失伯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
使履綸逆女又為叔姬待年而書也過愛其女後二
叔姬為夫又為叔姬待年而書也過愛其女後二
年即會于洮故書耳伯姬紀為莊公過愛其女後二
媵之過又見其賢而書之也莊公過愛其女後二
女媵之過又見其賢而書之也莊公過愛其女後二

姬使履綸逆莒慶齊高固自逆宋蕩伯姬為子逆也皆不書逆者或逆之者微或親迎則志穀而書何綸以國氏為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復綸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未胡氏說同獨陳氏曰伯姬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紀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問及女遭人倫之變於此亦侯失國齊人葬之魯人問及女遭人倫之變於此故也齊又曰內女為夫人及女遭人倫之變於此不書歸皆遭出也姬不書歸紀叔姬必有書歸非若夫人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相盟之始左傳魯故也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同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盟而與之盟或曰年其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羊穀梁皆作伯社氏曰密莒邑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賈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汪氏曰桓公四年七年無秋冬隱公閔公薨而制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以大義之也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汪氏曰莊二十四年夏五月事億二十八壬申不係月文十四年叔彭生昭十年仲係二月不書冬三十一一年黑肱不係邾定六年冬皆闕文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臨川吳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

誤○陵氏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
文耳云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子比為
履綸字故附會耳劉氏曰子莒子盟不當稱字若比之
李氏曰紀子伯之說程子以為不當去及也廬陵
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
未至恐于上

十有一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
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
為夫人也穀梁傳夫人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
而不書葬夫夫人之意從君者也范氏曰夫人無出竟
之事薨有常處程子曰隱君公也范氏曰夫人無出竟
於國內禰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
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
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

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棺也宋
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葬也
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
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失

婦婦而家道正矣陳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
人則君臣之分定○汪氏曰左傳以左氏為仲子

謂元則君臣之分定○汪氏曰左傳以左氏為仲子
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讓桓而歸為子

其母喪以去諸侯審如此則謂隱讓桓而歸為子
公羊又以為去諸侯審如此則謂隱讓桓而歸為子

子均非以去諸侯審如此則謂隱讓桓而歸為子
以稱夫正嫡子安可越禮小君之號成風若隱公

果尊其母為人宣則當葬八文姜哀姜之禮而書於
矣今考魯夫夫人見以隱者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

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者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

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者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

不書薨孟于以同姓諱而畧之姜母見經者六仲
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教羸定姒齊歸皆書薨
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嫡無異仲子不稱夫
十五年故不氏卒以哀公未禮耳
即位故不氏卒以哀公未禮耳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程子曰
散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與戎
王法所不容也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
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汪氏曰滑
莊志於殺段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去年鄭人以
王師不師已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怨不請於魯
而罪自見矣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怨不請於魯
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

也陳氏曰大夫將則書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汪氏
言討滑之亂則聲其不貢納滑之罪如潛師掠境曰侵
齊桓伐楚則聲其不貢納滑之罪如潛師掠境曰侵
汪氏曰掠者劫奪財物左傳鄭伯侵陳大獲宋向
還也詳見大獲趙氏曰九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
莊十一年見兩兵相接曰戰汪氏曰戰也殺掠而
邑曰圍也孟于善反汪氏曰環造其國都曰入造七
汪氏曰造也孟于善反汪氏曰環造其國都曰入造七
衛入鄭齊至也凡書或入其國都而不居如宋
朝社稷如秦入邠之類或入其國都而遂滅其宗
滅詭道而勝之曰敗陳氏曰兩兵未悉虜而俘之
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趙氏曰取掩其已去而躡之
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
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汪氏曰

不能而食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食者或有頻
交而道有表裏若日月行天各有限而食者多若月相
遇而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會者每以百
光一十有三日為一月二會未有頌月交會者而食
七十一有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四月八月交會
十一年有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四月八月交會
漢高祖即位有頻月頻食者故月月交會者而食
千有餘年未為異也張氏曰於昏應食而春時而食
其常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
書若過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入限者不必盡食
禦不食或以救之或休明而所生也則災之所為之
不脩也此四者德之有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
明矣也

或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

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

婦乘其夫齊侯曰桓十七年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有夫人如莒淫亂通于二叔殺之應二子之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君父兵權之應桓三年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恣將謀篡弑之應桓三年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年之應文元年弑日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其日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齊日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吳子蔡轅弑喜弑君之應二日食昭七年日食有子朝

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
書之史失之詳畧異也
而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
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
婦乘其夫齊侯曰桓十七年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有夫人如莒淫亂通于二叔殺之應二子之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君父兵權之應桓三年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恣將謀篡弑之應桓三年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年之應文元年弑日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其日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齊日食有慶有鄭君或臣子指
吳子蔡轅弑喜弑君之應二日食昭七年日食有子朝

十六年雨冰是秋君初而季孫有若丘之舍昭
公二十五年鸚鵡來巢未幾昭孫于齊公子宋得
響國其應如影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夷戌故書之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易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葬有天子存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穀梁傳曰天子崩厚曰崩諸侯曰崩尊曰崩天子崩曰崩其崩之何也曰崩者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不書罪人自見也勝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注氏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
赴告及魯往會之也注氏曰叔孫得臣葬襄王桓匡簡之葬非卿

會不書其人亦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
見禮意之厚薄趙氏曰不書則不書志莊僖項崩葬
及魯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趙氏曰王室不
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音崔儀禮諸
王室之無人著諸侯為天王服斬衰音崔儀禮諸
諸侯之不臣也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
衰傳曰天子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
子至尊也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
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
自見矣張氏曰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子者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也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秋以來送終之禮也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深今此乎王之崩也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氏闕其求葬則隱公之喪視之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主闕其求葬則隱公之喪視之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心而自同於禽獸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賤絕而自見矣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局
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問問
殷聘而世相朝周禮太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蓋
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
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
宗伯為上相反息亮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
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
戒令與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凡諸侯大夫之喪使
司而治之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
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曰或不

白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劉氏曰
以日不禮之常也臣子必慢則赴不以日則經弗削
則見都列國臣子之謹終告以日史書其日則經弗削
自而書日以見臣子之慢先君而忽其死生之無
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
則名於簡牘趙氏曰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
可知而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
創而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
不祿而己蓋會同盟誓之故於死時書具標以紀
易代陸氏曰載書而每國執一之辭於策具標以紀
諸侯之聘及有言命之事皆有簡書也未嘗會
使使來聘及有言命之事皆有簡書也未嘗會
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
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厚堂胡氏曰
夫生而名所以別於諸侯也大夫書名氏微者名

氏不登於史冊所以別於大夫也此春秋正名分
 之也周人謂其名氏曰臣所以別於大夫也此春秋
 侯之卒也卒不得與天子等耳春秋失之或曰不名
 衆也通鳥非得不得與天子等耳春秋失之或曰不名
 以名通聘問而卒也○注氏曰晉史公惠公夷之君
 盟通聘問而卒也○注氏曰晉史公惠公夷之君
 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
 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
 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
 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宋公稱諸侯也何
 在外國承赴為時君惡其薨名書曰卒夫或曰史官

而改書卒聖人非良史也春秋以道名分經世之書
 天子之君名實以直書之而不諱也春秋以道名分
 正亂之名實以直書之而不諱也春秋以道名分
 變亂之名實以直書之而不諱也春秋以道名分
 或曰以禮從征伐之或曰喪則出會受命不與
 臣之狀也禮從征伐之或曰喪則出會受命不與
 不之狀也禮從征伐之或曰喪則出會受命不與
 魯曰一不可狀也禮從征伐之或曰喪則出會受命不與
 使曰其世教而書之則後世無不稱也魯曰一不可
 無曰其世教而書之則後世無不稱也魯曰一不可
 相則四何耶左氏云來朝則也魯曰一不可狀也禮
 生不哀則四何耶左氏云來朝則也魯曰一不可狀
 言同盟則事相恤各朝通聘告州及朝於天子巡守
 氏曰同盟則事相恤各朝通聘告州及朝於天子巡守
 葛公取師長之爭也於此盟聘告州及朝於天子巡守
 中丘之師長之爭也於此盟聘告州及朝於天子巡守
 亦宋之師長之爭也於此盟聘告州及朝於天子巡守
 後已焉故公忌馬曰之挾一齊魯以居正也宋卒之

然公羊不責殤公之推讓非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債于齊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張氏曰石門齊地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汪氏曰檀弓注會謂盟也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征苗誓師之辭哀七年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則誓蓋以誓於彼會非始於周矣周豐之對哀公子曰大

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汪氏

運注大道謂五帝時也英謂異謂夏殷周禮

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

書盟者惡之也陳氏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

足道也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

以志也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石門

於春秋之終始也合書齊鄭盟于石門

一身未嘗相伐而齊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

於宋未嘗相伐而齊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

宋與離間必鄭惟交受之是以春秋詳書之盟

與其本固列國並被其禍也臨川吳氏曰盟非盛世

時事不得已而有蓋為衰世之亂而敵民設不春秋
不以盟會而行而諸侯會不恣以戰而盟仇人則自
信而盟以之於神故凡書盟者春秋所惡也齊鄭
石門之盟以宋齊衛之糾合而齊鄭無所不為
近已之盟而宋齊衛之糾合而齊鄭無所不為
沙曲之盟而宋齊衛之糾合而齊鄭無所不為
則春秋之特據前齊鄭變者已傷散矣而齊鄭無所不為
相盟然特據前齊鄭變者已傷散矣而齊鄭無所不為
乃常是時鄭莊以特庸人所書以盟立陳氏曰左傳已尋盧秦
此常是時鄭莊以特庸人所書以盟立陳氏曰左傳已尋盧秦
志於叛王而固無諸侯之始因欲之盧關於義耳元齊之盟
魯之黨以仇方而固無諸侯之始因欲之盧關於義耳元齊之盟
齊伯之事亦為有見于此氏門入為消年長之劫不在此乎
之齊伯之事亦為有見于此氏門入為消年長之劫不在此乎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后同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時而日不隱之也過時而日不
不及時而葬者曷為或日或時而日不隱之也過時而日不
謂之也此當葬也何危爾宣公廟主謂繆公也當葬也過時而日不
則君若愛女以時何危爾宣公廟主謂繆公也當葬也過時而日不
為君笑爾宣公廟主謂繆公也當葬也過時而日不
師勃曰宣公廟主謂繆公也當葬也過時而日不
君宗廟之意也今君逐而納之乎君致乎國乎臣致矣國
非先君之意也今君逐而納之乎君致乎國乎臣致矣國
公曰先君之意也今君逐而納之乎君致乎國乎臣致矣國
乎夷之也穀梁傳曰弒與逐也故君逐而納之乎君致乎國乎臣致矣國
為喪也魯之罪會葬則書春秋也危君逐而納之乎君致乎國乎臣致矣國
謚告魯之罪會葬則書春秋也危君逐而納之乎君致乎國乎臣致矣國
其謚告魯之罪會葬則書春秋也危君逐而納之乎君致乎國乎臣致矣國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據我而言葬彼所
以不稱宋穆公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
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

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
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
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周禮職喪
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諸侯及諸臣葬
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
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汪氏曰
蹕禁人不令入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
禁所為蒞限也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曰
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
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
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六辱而不
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

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
葬者也汪氏曰如衛桓公齊襄公賊既討則書葬
而討寫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弑君之迹安得
不葬隱公晉栾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
之外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孫之里魯與齊姻親
而晉則盟主也必性會葬舊史本皆書葬而春秋
亂禮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陳陳嬖人袁
克葬哀公豈能備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曰
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汪氏曰成
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魯宋盟會未嘗不同
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曰宋桓
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公襄公成公
三世不書葬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
者治其罪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而經不書葬是避
門之外者矣十八年二十九

厲嬀生子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子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也四者之來寵過也將立州而能降之矣若不憾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驕逆也君義遠間而親新憾而小者鮮矣且謂六去順也君義遠間而親新憾而小者鮮矣且謂六乃桓公立不所以弗聽其子厚典州吁游禁之不

壬桓王四年齊僖十二年晉鄂五衛桓十六
曹桓三年陳桓二十六年武三十二宋
傷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

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程子曰諸侯土當誅也杜氏曰伐其罪而奪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杜氏曰伐其罪而奪其土惡又遷六年淳于公亡國也杜氏曰伐其罪而奪其土惡又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妻鄉張氏于杞又遷都牟婁杞曰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氏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交氏曰凡先言伐國之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間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

圻

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陸氏曰不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言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典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與兵以代又取其所當誅也薛氏曰罪志在貪利故書伐書取地非其有也或取之皆罪也陳氏曰春守臣地初濬以取邑為重故外取邑皆罪也陳氏曰春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邑首而後以則書高氏曰年夷切鄰於魯而奔邾魯救急而後以不書昭五年莒年夷切鄰於魯而奔邾魯救急而後以惡可知矣汪氏曰春秋外代而奔邾魯救急而後以八惟此書伐書取餘書圍邑者三善伐一善救者盈野諸侯城邑者一蓋中兼以餘書圍邑者三善伐一善救者盈野諸侯尺悉書故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擅

興殘民為重而一土地之壤奪不暇論矣是知此千伐杞取年姜乃一土地之壤奪不暇論矣是知此千陵李氏曰取字例胡氏曰筆聖人實深致意焉取師于雍立取岳是也取者非其有之稱取師類是也取者非其有之稱取師三例亦略相通矣左氏何以取為易又曰不用師徒有則宋趙子長葛連兵得之曰何易之易又曰不用師徒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完音九州穀作祝後同

此書弑之當國也程子曰穀梁傳州吁弑桓公而立公羊傳曷為弑而代之以也萬世君國亦自古慕然而多之族蓋自謂先君也孫蓋身以示大惡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公明也也古者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孫公明也矣其後太叔立者則皆亂以屬稱或見其親而反為太叔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

者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

此衛公季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

公不待之以公季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

國也宗室胡氏曰春秋絕州吁屬籍著宗室公族

知亦公族大夫而非絕其屬籍當與此同或曰必若

乎曰尊尊然之法非通法矣周公康叔非懿親則政

稱無尊尊之先得於親疏之貧者不偏於寵愛其親屬

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

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

弗禁石碯盡子忍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

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

在於端本清源汪氏曰正本正則末不以衛詩綠衣

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

莊公是也汪氏曰按詩朱子傳綠衣乃莊姜負而

桓公母戴嬀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作日月乃公妾

姜不無常於莊公故呼曰姜而終風乃莊公之詩

暴慢無常莊姜正靜日守故月之而傷已乃公之詩

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嬖州吁縱其好兵

則亂報之萌存之禍時妾上僭夫之寵州吁見於衛詩

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終不人失位見於致纂

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事直書亦將使讀

夫內寵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也夫君臣父子

禍後嗣可謂快矣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

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董子語見太史公

自序陳氏曰隱桓

莊公之春秋凡弑君之賊皆名之絕氏曰州吁不稱
為先君之子孫文定謂身之賊皆名之絕氏曰州吁不稱
大自惡故以罪兼篡弑今按二義蓋不待以絕氏曰州吁不稱
而動於大罪兼篡弑今按二義蓋不待以絕氏曰州吁不稱
名以弑及其惡者又亦止書名通諸一史必皆稱公族怨而
有人削稱世子討戮之刑也通諸一史必皆稱公族怨而
其五與商氏者四弑者三楚齊無知蔡般許弑君者二子削
者三齊商氏者四弑者三楚齊無知蔡般許弑君者二子削
晉里克趙盾陳歸楚比大而行而自宜夫世有喜稱者六
親有君稱之尊位四稱微舒齊崔杼陳而稱萬公而子削
致之故父窮為之極惡不待有盜國各一宜夫世有喜稱者六
惡之故則不為之君父不待有盜國各一宜夫世有喜稱者六
謂見其名氏者兩致其下或失其道乎公族而此則所書
過任其典以天者致其下或失其道乎公族而此則所書
以弑之太者兩致其下或失其道乎公族而此則所書
故稱國者謂人多以明君道雖無道通國之人皆欲弑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而三綱人之道大倫君臣之義不廢也持蔽
於其國人則所當國為大倫君臣之義不廢也持蔽
國大臣之所著當國為大倫君臣之義不廢也持蔽
則見閻寺之賤不稱君矣而稱之刑人而所為當
克保身者君之過也稱盜則匹夫匹婦之微視如
又非闕地之君比之故也稱盜則匹夫匹婦之微視如
察於辨以隔於大惡豈非古而罪不赦然其固無
不穀梁謂以隔於大惡豈非古而罪不赦然其固無
曰穀梁謂以隔於大惡豈非古而罪不赦然其固無
云弑而代之以公之子乎商嫌也弑而代之龜鑑哉
人豈弑而代之以公之子乎商嫌也弑而代之龜鑑哉

此書遇之始左傳公及宋公遇于清將尋宿之盟未
期也一人告出亂一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將尋宿之盟未
不遇也志相得也○君公及宋公遇于清將尋宿之盟未
禮如道路之相也○君公及宋公遇于清將尋宿之盟未
之也杜氏曰清衛邑○君公及宋公遇于清將尋宿之盟未
濟也東阿縣有清亭○君公及宋公遇于清將尋宿之盟未

遇者草次之期杜氏曰遇者二國各簡其禮若道
也禮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
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此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
其禮爾趙氏曰簡禮而會曰遇啖氏曰遇者直欲簡
非相或因而從簡易以遇者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
諸侯或相見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
有兩君相見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
相接所以崇禮義絕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
放恣出入無期度亦謂之遇非矣簡略慢易無國
有如適值於途者亦謂之遇非矣簡略慢易無國
君之禮則莫適反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
書及江氏曰此年遇濟莊二十四年遇防若曰以此
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
十二年齊陳鄭遇梁立若曰以此尊及卑然也其意以

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高氏曰國君之出必
旌旗之識使人儼然望而畏之豈苟然哉各逞其
欲奔走道塗之間若匹夫非王事而出境無國君
之禮襄陵許氏曰隱莊之問凡六書遇自閱以後君
有會無遇注氏曰遇者偶也宋然相會素無期約
如伊尹遇注氏曰遇者偶也宋然相會素無期約
說則以未及期謂不期而會者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先為之約而以大期為期而會者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為之約而以大期為期而會者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公孫齊而公羊記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不耳然桓公十年羊記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且不至者桓公十年羊記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會聚乃行義也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致於期而不至者桓公十年羊記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偷良可嘆夫不至者桓公十年羊記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未及期
桓十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穀梁云得遂云爾公羊又云為

君出君要之假如實然忽以會禮相見豈得
書遇哉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四為志焉爾遇者志
相得也非不期也又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左傳宋公
之即位也公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於宋則君若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聞以亂以濟夫夫之德而欲以亂成也夫州吁阻
不難以濟夫夫之德而欲以亂成也夫州吁阻兵
而衛其君與諸侯伐之也夫州吁阻兵而虐用其
惡甚矣張氏曰陳在陳州宛丘縣蔡在蔡州上蔡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

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
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
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
事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三月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况鄰國乎故夫子作春秋以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堂吳氏曰孔子作春秋以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筆而猶請討春秋者亦莫如孔子然則鄰有弑逆聲
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
茅堂胡氏曰晉益州
張宏所殺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宜即赴
討濬欲先請殺止之曰賊為惡於大當不拘常制
以何濬之罪即殺是得春秋之旨矣
宋殤不恤衛有

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
 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反才用
 堂胡氏曰春秋有誅亂臣賊子之法凡十餘如
 伐鄭以宋公為首惡書衛人弑州之法不類者知
 此義則能守死節當獄及與其身而不敵肆示誅
 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
 首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宋自
 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已為恨謀反取其
 國鄭莊公又從而求伐之於除穆公而為仇及是
 欲定其位告宋求外好鄰國則穆公而為仇及是
 蔡以同伐鄭夫宋求外好鄰國則穆公而為仇及是
 心正當脩德和州外好鄰國則穆公而為仇及是
 所同其隙矣况州吁逆賊內懷討之自定而馮無
 交殤公苟名况州吁逆賊內懷討之自定而馮無
 臣父之子倫定今乃於臣順說合陳蔡以助逆賊
 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之順說合陳蔡以助逆賊
 事于兵而欲逆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辦

秋暈帥師

於此使也汪氏曰坤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兵
 暴亂之下所以誅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
 人子謂小序談州吁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之讐也
 朱仲不謂小序談州吁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之讐也
 衆之義不目其元兒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暈許歸友
 此大夫會伐之始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師公帥師之疾為也公羊傳暈之者何弗許固請
 曰公帥師之疾為也公羊傳暈之者何弗許固請
 稱乎公隱曰吾謂隱公曰塗吾將口隱公於隱曰
 矣隱曰吾謂隱公曰塗吾將口隱公於隱曰
 言聞乎桓曰然則於梁何謂桓曰請作吾子隱公
 也桓曰然則於梁何謂桓曰請作吾子隱公
 弑公也然則於梁何謂桓曰請作吾子隱公
 何也桓曰然則於梁何謂桓曰請作吾子隱公
 暈不也桓曰然則於梁何謂桓曰請作吾子隱公
 辨之宜早故去其公之子隱公不強能辨是以朝及禍
 子曰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敗却徒兵取其禾而還程子曰宋公

言之無駭可以命始書之或謂本再命大夫其
後桓公立進也若曰賜族則公子不當賜族以
孫仲孫乃公也公孫年稱子稱公孫則賜族
王父字為氏桓公三年稱子稱公孫則賜族
命稱去氏蓋以桓公三年稱子稱公孫則賜族
族勝據經則兩帥會伐薛侯命為駭卒而請
若駭是親用事也公使請於薛侯命為駭卒而
無駭是親用事也公使請於薛侯命為駭卒而
惟先駭為司空則亦為命卿矣特命卿義不可
春秋書內大夫而會者乃為伯令也獨伯得
歸公轂以叔豹叔老之無罪故終隱之篇貶
說公轂以叔豹叔老之無罪故終隱之篇貶
輦未弒而先取恐無此理蓋大夫專將而後
有言帥而先取恐無此理蓋大夫專將而後
之家有弒而先取恐無此理蓋大夫專將而後
若者矣

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
搆怨而為國典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
再伐妄也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暈帥師
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
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黨暈
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
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
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
亂臣之法嚴矣定嘉呂氏曰州吁弒君之賊未
夫子沐浴之意率諸侯以討罪人可也今也徇逆
賊之謀脩一帥已之怨合四國以伐鄭四國之
帥而暈又再序四國聖人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
春秋之

昭鄭五扶未可視以言再宋甚天有是於不達
十襄僖天我親臣反以見公矣下臣公文足例
三二五理魯魯弒覆見馬陳書之子也而君為
年十七會深旨胥繼亂季者於使中當知聖人視傷者世有
會盟平立惡于宋會秋一此當知聖人視傷者世有
惡于宋會秋一此當知聖人視傷者世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卜

水曰謹毅義石使弒于睦
名殺之也傳親于宰君曰朝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
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碯反謀之

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及贖前日之過故經不
書陳人於會而稱君然君
有罪則君不赦諸會而云
世而法所以罪不赦諸會
王法所以罪不赦諸會而
習而為刑與說貪賂黨惡
許田而與鄭盟越黨惡肆
州預反其事而不知經意
此極意可嘆哉又見莊公
九注壹之濟是以已於諸
至而在越千百平棄時會

冬十有一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何書曰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何書曰
者不立晉也其稱人何辭也然則孰立之
石磻立之石磻立之則其稱人何辭也然則孰立之
雖欲立之其石磻立之則其稱人何辭也然則孰立之
不立者之晉之名惡也穀梁傳何人者衆所欲立也
也得不則其資則其曰不立何也春秋之議

諸侯與正而不與貧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衛人
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請命於天
子猶受命於先君先君命于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
可立也故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
去其公子故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

人衆辭

汪氏曰殺州吁衆辭乃王法所當討而衛
無天王之命而衛人之美惡不嫌同辭而立者不宜
立之故書人而罪之立者不宜

立也

何氏曰諸侯立有常位故不言立明不宜立之
皆非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
正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

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
人特書曰立以庶孽奪正亦書曰立以庶孽奪正亦書曰

人特書曰立

以庶孽奪正亦書曰立以庶孽奪正亦書曰立以庶孽奪正亦書曰

衛人立晉一國以庶孽奪正亦書曰立以庶孽奪正亦書曰
陵李氏曰晉一國以庶孽奪正亦書曰立以庶孽奪正亦書曰
朝子者朝之罪已顯晉之法得衆宜於當立故特去

執物者不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必章物采
 謂之夏物不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必章物采
 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於農隙以政事也
 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至以於農隙以政事也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鳥獸不射古之制也
 不及也公曰吾將略於地之資早陳之官司之制也
 何不以書公曰吾將略於地之資早陳之官司之制也
 何百濟上之魚公曰爾登遠也公曰何美大之觀也
 尊不親小也諸侯非尸大功事也
 正也程子曰諸侯非尸大功事也
 道也杜氏曰高平方典縣北有武唐亭
 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
 放于琅琊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
 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也朱子曰巡所守也諸侯所守之土
 無事而空行助之不敢無事慢循以郊野察民之所
 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汪氏曰朝
 方歲王事也春省耕秋省斂民事也蘇氏曰天子朝
 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
 非事者謂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
 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
 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
 也張氏曰昔益戒舜曰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
 于佚田又曰于樂無違曰告成王曰毋淫于逸
 于游于田蓋執業之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非
 天彼一若或惟耽樂之遠從則將以遊觀非所以為
 治人僖伯之匡諫而遠從則將以遊觀非所以為
 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則將以遊觀非所以為

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理遵法以隱公為戒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當循理遵法以命漁師始魚先薦寢而隱公曰蓋非為宗廟嘗魚之命樂爾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周之况二伯之經書春觀魚之則肉不登於俎則當嘗魚不射又曰山伯之經書春觀魚之君所及則隱公決非常事得禮而往明矣且公實非為嘗魚及廟則為常事得禮而往明矣且公實非為喪未畢而驅馳於遠境肆逸遊其罪矣何所逃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穀梁傳月葬故也程子曰稱桓公不見於婦人蓋也魯性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簧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忠孝者肯為乎

衛亂是以緩後討賊十五月而後克葬而魯往會故

書則曾史無由紀其葬會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之賊討矣王君弒而臣逆人道之大變送終臣子之大名所以表德周善而懲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桓公遠曰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行號不問其爵春秋而罪自見矣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男之男子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

及齊圍郟之類是也
齊師公曰不可則同
言公次書師及無而
義勤民以責不書公
後不施德政固本恤
君道矣書衛師入郟
弊以息民保國為事
知此入之弗入非力
國未討故雖入者而
齊鄭既而書於經四
如矣夫既以文昭於
可也此春秋抑強扶弱
與也皆衛文王之國
報復而文王之子所
入郟堂胡氏曰凡用
兵將尊師衆稱而

其重師者言將甲師
立例為法其義深矣
如父君之視民親之
毋審矣此立例為法
秋之義明甚小將卑
無功而稱惡人而尊
王伐無功稱惡人而
取然而無功稱惡人而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
則易為祭仲子隱為
言尔成公禮也孫子
也於子祭於孫止仲
子君者為惠公之
母宮隱孫而脩之

初獻六羽善其復正張氏曰獻者不宜六羽也書初
以見八佾之類也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
於仲子之類也沙隨程氏曰獻六羽是以前僭夫
能脩謂此類也沙隨程氏曰獻六羽是以前僭夫
人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
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
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注氏曰
大不夫而僭天子之禮豈復有上下之辨矣注氏曰
魯無緣見此等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子使
亦無緣見此等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子使
禮樂而用之此等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子使
典罪氏曰魯僭天子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子使
當下隱於公之廟若曰先於羽數乃從衆仲而別立宮
賜之蓋不禮仲子之宮若曰先於羽數乃從衆仲而別立宮
初之也一以嘉隱公之廟若曰先於羽數乃從衆仲而別立宮
之過也一以嘉隱公之廟若曰先於羽數乃從衆仲而別立宮
定於齊歸皆以妾而用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子使

鄭人伐宋

立宮而獻六羽有以啓之也聖人書此固為隱公
喜而亦深有遺憾云公穀之也聖人書此固為隱公
僭諸侯於四諸侯皆同乎况禮伯當降於上而天子
侯既降於四諸侯皆同乎况禮伯當降於上而天子
子男復何所乎况禮伯當降於上而天子
數謂天子諸侯皆同乎况禮伯當降於上而天子
又春秋諸侯皆同乎况禮伯當降於上而天子
損何獨羽數而後損乎且魯於郊禘始於諸侯觀者
池復正秋亦不書矣廬陵李氏曰書初例二初獻六
稅畝復正秋亦不書矣廬陵李氏曰書初例二初獻六
邑為道鄭人取鄭田師會之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
使何人使來告命公聞其怒乃止師未及國非寡人
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聞其怒乃止師未及國非寡人
之師何及對曰未及國聞其怒乃止師未及國非寡人
人所及對曰未及國聞其怒乃止師未及國非寡人
先所及對曰未及國聞其怒乃止師未及國非寡人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家氏曰邾序鄭上者其為兵首所以罪也或曰宋實啓蒙而邾請之方伯聲其罪乎曰邾不見侵於宋當問邾宋告之隙而借鄭以伐宋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問邾宋告之隙而借鄭以伐宋伯聲其罪之鄭以伯聲之國而序手邾也是故邾以首即次也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諸侯序列以爵之尊卑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則名正則先主會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征伐則先主兵會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誅賊子必深絕其黨直事也春秋之辭其文可見汪氏曰左傳云鄭人以王師會

之伐宋入其郭而經序邾為首不書王臣蓋謂是時為王卿士故擅與天子鄉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也

螟

重災始此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曰書螟書蟲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螻食節曰賊食根曰蠹莫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聲螟螻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薛氏曰異天也變也災人之省消災變之道也宋子曰書山崩地聖人以此為震蟲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聖人以此為國之大事也故書家氏曰字宙之內一事之違其旱蟲螟告災皆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及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哀十二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年冬而託於聖人言於司曆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
災而託於聖人言於司曆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
汪氏曰春秋書公之災者十四書公之災者三而桓文
襄四公之一世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試之得國
書又改法稅畝不知恐農民故蠶蠶水旱饑饉之災
而後相仍不知恐農民故蠶蠶水旱饑饉之災
此也後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
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
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宋鑑神宗熙寧五年御
應蝗蝻為害須俟其撲除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
欲於此時恐懼脩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
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大夫也先君之

按左氏臧僖伯卒僖伯字汪氏曰僖伯以先公
陳桓宋卒而稱宋桓公又有寵於王高氏曰其子臧
孫達嗣是為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
政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
等非社氏曰葬者臣子之事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
傳聞之世也何氏曰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已與父
時事也所傳聞之世也何氏曰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已與父
莊閔僖高祖魯祖時事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
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
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疾不
也謂得賞旌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
旌直之權衡

與郭公善去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左傳以報入郭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何也伐之也

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汪氏曰明年冬書取長

甲桓王六年齊僖十四宣三十三鄭莊二十

其兵必衆而稱人者敗之也張氏曰宋圍以於其已之暴虐阻兵之甚也臨川吳氏曰前書營人乃取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左傳更成也其成也曰吾成敗矣何輸平猶隨成也何言
吾與成敗則曷為未成梁傳輸者墮也魯與鄭之為言以
道成也來言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魯與鄭之為言以
既而迫於宋衛平者不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渝平交
為國君而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故鄭來絕交渝平交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沙隨程氏曰輸我無欲平之意而
求彼也平輸於我臨川吳氏曰輸我無欲平之意而
上魯會諸侯伐鄭鄭之怨也五年鄭人伐宋入
故曰來輸平杜氏曰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
解怨釋仇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

狐壤止焉注氏曰內諱 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

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

矣孫氏曰鄭來輸誠於我平四 五年鄭人伐宋入

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

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乎曰平者解怨釋

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高氏曰曰

挾也注氏曰經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為

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矣平乃鄭

啗魯則魯必不從也 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

後此鄭伯使死來歸枋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

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

結乃敗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王者義爾高
 為以利使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
 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
 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
 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夫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
張氏曰即莊之納平為合黨敵宋言計是防其源也
已許和於魯繼以納平為合黨敵宋言計是防其源也
入許之言權與魯隱亦納平為合黨敵宋言計是防其源也
氏曰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即不悟也
豈誠畏魯哉亦豈誠自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為魯亦
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難之隙於焉
一屈損以求成耳陳氏曰春秋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

交自此以後魯合於齊而後書明宋魯之交矣平不
 七年及晉平文之故而後書明宋魯之交矣平不
 平哀八年及晉平文之故而後書明宋魯之交矣平不
 合書及鄭公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平者兩國約不相背云爾四年伐鄭平果蓋絕可安也
 有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平果蓋絕可安也
 子曰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平果蓋絕可安也
 來渝平謂來渝平謂來渝平謂來渝平謂來渝平謂來渝平謂
 文定謂以物而求楚平也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則之義
 自在此其中如秦詛楚平也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則之義
 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楚平也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則之義
 不此其文意則只是楚平也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則之義
 平已為無據穀梁此以言孤壤之戰李氏曰若輸平則之義
 與後日歸舊怨鄭梁此以言孤壤之戰李氏曰若輸平則之義
 魯與鄭有舊怨鄭梁此以言孤壤之戰李氏曰若輸平則之義
 氏蓋鄭之舊怨鄭梁此以言孤壤之戰李氏曰若輸平則之義
 黨敵宋之計是納成之非有講信脩睦之心而深為合劉
 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憚屈已求和於魯亦溺於好
 一愛而為取郤之取防之結也矣宋楚平皆宿遇清氏惡
 輸平者惡鄭之取郤之取防之結也矣宋楚平皆宿遇清氏惡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後為年程子曰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下德不備
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
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何氏曰歷一
月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
冬以十月為始人道正則王道正矣氏曰年有四時
錯互舉以為史記之名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
見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
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
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以至於建故能體四德於一身聖人以至健
物之始於地生春其心在則為仁也月令天子賞
情而得夫於朝命相物之德和為心者慶施惠及
公卿大夫元亨者布而通於節乎親賜仁則
氏禮其乾則辭讓之情而於子所封諸侯親賜仁
愛民之說則太尉贊傑天所賞於諸侯親賜仁
無位是體乾命則亨利者物之情而於子所封諸
其宜為義也月令則好惡命將帥所以於時為斷
詰誅暴慢以明貞者物之情而於子所封諸侯親
刑是體乾命則亨利者物之情而於子所封諸侯親
為智者其乾命則亨利者物之情而於子所封諸
物必行其罪令天子察情而封疆備邊境命將帥
當死其事是體乾命則亨利者物之情而於子所
飭死其事是體乾命則亨利者物之情而於子所
當奉若天體乾命則亨利者物之情而於子所
謹守禮度奉天體乾命則亨利者物之情而於子所
而德刑賞罰施於國中其理一也王制明人君承
若夫上下異

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汪氏曰中德而天地之位則天壤易位一物不得其所而天之
四應毫釐有差則王安石言水旱常數堯湯所不
免王珪言宋神宗時如必至於用兵亦蓋
皆人臣不能諫人君敬省以答天戒故也
不通春秋之義而以為敬省以答天戒故也

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傳外取邑
不此其志何久之甚而天子曰宋人之圖長葛且
周矣甚危困而弗能保其邑皆罪也宋
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其邑皆罪也宋
繫之舉者因上伐圍取也
宋人恃疆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
期日彼此皆列國而伐之是以圍其邑是特強也圍之

取之是取非所有在王國不能施九伐之威
也直書而罪自見在王國不能施九伐之威
馬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增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賢害
固不犯則令陵政則杜其外內亂鳥獸行則威之
殘之犯則令陵政則杜其外內亂鳥獸行則威之
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伯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
國以爲連連有帥以爲州州有伯卒卒鄭人土地天
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
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
可勝謀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章欲
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思馮而
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
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鄭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

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不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去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張氏曰宋自去不魯志在必取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人反交結於魯而後日終受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人反交結得志而後日終受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人反交結

莊子曰非也云文定言善惡之應與佛氏所謂果報者相似非也云文定言善惡之應與佛氏所謂果報者相

有餘慶積不為善之名必於坤之初六曰積善之家必

善不積不為善之名必於坤之初六曰積善之家必

小惡積而益弗為名也惡不積不為善之名必於坤之初六曰積善之家必

反乎爾天道好還無毫髮爽此乃福善禍淫又然

之理也若果報之說謂今世為之府豈有是理也

怨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豈有是理也

哉○劉氏曰左氏而取償於幽陰之府豈有是理也

史記事雖起告至其月日依先後次序假也

令以二月出師逾時來告猶言二月也豈揭告時

紀之於夏乎左氏雖采當時諸國史策有用夏正

者有周正者故

附錄 左傳云京師也

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况不札焉鄭不來矣

周桓公詹禮也○京師也

伯如周始朝桓王之請羅于宋衛齊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終



